最忆同学少年时

□方名列

那天傍晚，忽而，接到老同学X的来电，问我在镇海吗？我说在啊。她要我立马过去，有一些老同学正想一聚，有W、S、J同学等。放下手机，心潮起伏，其中几位同学，屈指算来起码有四十余年未见，挺想念的。忙更衣换鞋，急匆匆地赶往酒店。

站在包厢前，心跳加快，身子发热，忙捋捋头发，整整衣衫，定了心神。当我推开虚掩的门，望着一桌子花白头发、陌生又熟悉的老同学时，记忆的闸门犹如滔滔洪水般瞬间为之打开……

S同学，是我比较要好的，他父亲是法院院长。他家就住在法院的后面，离我家只一条窄弄之隔，平时走得较勤，家人也都认识。至今，我还清晰地记得，当时大多书籍还属于“毒草”，但我们这个年龄是求知欲最强的时期，“毒草”在同学间暗中交流。初中毕业后，与S一别，竟无联系，更没见面，后来听说S当了领导，前几年校庆得到过S的联系方式，几次拨通号码终又放下。我这人有点“怪”，总觉得要“避嫌”，再说领导工作一定很忙，冷不丁打电话过去，如他记不起有我这个“没什么花头”的老同学，反而难堪，就这样一直耽搁下来。不过，S的电话号码一直还存在我手机中。看现在的S，倒有点他父亲当年的模样，如在街上碰到，是不敢相认的。

记得有一年暑假，学校组织到朱家桥支援“双抢”，那是首次集体在外住宿，大家都很兴奋。为洗头方便，忘了是哪位同学提议，班上竟有11位男同学（包括我）集体剃了个光头，亮晃晃一片，成为当时一景。同学们下乡自带蚊帐毯子，徒步十余里，住在由祠堂改建的当地学校内，分散在农家吃饭。白天割稻，许多同学都割开了小指头，至今还留下疤痕。毒辣的日头、可怕的蚂蝗，使初次参加繁重劳作的同学们身体疲惫，都觉得七天时间过得好慢。一天夜里，J同学腹痛如绞，可能是吃坏肚子，老师没法，和M同学一起忙把J放到手拉车上，连夜拉到人民医院，M又通知J的父母。想当时，不知我们有多羡慕，不管以什么方式，J终于可以回家了。说起此事，J同学也是记忆犹新。毕业后，有缘，J与M成了同事。

W同学，她是部队子弟，毕业后听说随父亲去了舟山，从此失去音信。W生得圆圆的脸蛋、忽闪的大眼睛，娇小美丽，在那青春萌动的年龄，曾有几位男同学暗恋过她。她坐在我的前桌，近水楼台，有时我会来点小动作，当她的后背靠在我的课桌上，我会猛一拉课桌，她背就会往后倒，喜欢看她回过头来佯怒的面容，不知她现在还记得否？毕业后几年，一次听另一同学说起，W来镇海了，她身边还“跟”来了不少年轻士兵，我知后，还曾到她家前的弄堂里走过几个来回，希望能“偶遇”。哈哈！只可惜，机会始终没有出现。W现住在定海，为老同学小聚特意赶来。光阴弹指，岁月沧桑，一别四十余载，W现在虽然风姿绰约，但已很难找到少女时代的痕迹，没有X同学的介绍，根本认不出来。

那年冬天，学校为响应“深挖洞”的号召，在后操场广挖防空洞。每班分别用石灰粉划好白线，先挖条战壕，然后再在战壕的壁上挖个马蹄形的地道。同学们热情很高，以电影《地道战》为参照，纷纷从家里拿来了挖土工具，又拿来了小油灯，放在凹形的土壁上，当忽闪的灯光照亮洞壁时，真有点当年地道战的模样。有一次课刚上到一半，“当当当”急促的钟声响起，这是防空演习警报，同学们立刻放下书本，鱼贯而出，按照既定的路线，有条不紊地跑向后操场，钻入防空洞。眨眼时间，原本朗朗书声的学校，呼啦一下子没了声音，没了人影。有位B同学，我记忆深刻，由于其他班的一个同学急转弯跑得快，偏离了自己的路线，与B同学撞了个满怀。B重重摔倒在地，但那位平时文静的她全然不顾，迅速爬起再跑，回到教室后才发现，手肘与脸部都擦破了皮，没拖班级的后腿，得到老师的表扬。想想与B同学也是四十余年不见，遗憾的是她那晚没有出现。想当年，防空洞工程纵横交错，四通八达，颇具规模，凝聚了同学们不少心血，可惜在一声春雷、一场暴雨后，成了青蛙们的天地。

最忆同学少年时，全班54位同学，个个都有故事。短暂的小聚，无法道尽曾经的芳华。不过，好在现有“微信”，J同学当场建了个群，群名就是我们的班级名“四连十四排”（因当时全国学解放军，故学校也军事化，以连排编班）。尘封已久的“番号”被唤醒，仿佛吹响了集结号，期待天南地北的老同学们，四十余年后，能再次相聚在自己的母校——镇海中学，重拾同窗，把酒言欢。

总第6580期 配图 盛利者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歪嘴卖醋

□贾明明

从小时候起，歪嘴这人在方圆十里八村大小都算个名人，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。

大家知道歪嘴，是因为他的醋。歪嘴是卖醋的，他的醋够酸，够鲜。这附近村落的人家都吃歪嘴的醋。歪嘴不光卖醋，也卖酱油。歪嘴的酱油和醋都是他自己用粮食酿的，也不知道他从哪得来的配方，他的酱油、醋，竟一下拴住了众人的嘴。

酱油，大伙只认歪嘴的，不管老抽、生抽、海鲜等一众口味的酱油都得靠边站。至于醋，也不管你香醋、陈醋、白醋、米醋，见了歪嘴的醋，都得闪闪。都说众口难调，可在酱油、醋这事上大家竟出奇一致地选择了歪嘴。

家里的酱油瓶子空了，也不急着去小卖部买。大人只是掐算着日子，再等等，明天歪嘴该来了，最迟后天。

果然，第二天，村子里就响起了歪嘴的吆喝声。“打醋来，灌酱油……”声音透着沙哑，却不失洪亮。一副肉嗓子喊出这个调门，是要有些中气的。大人给了孩子几毛钱，让孩子去打酱油。孩子左手醋瓶子，右手酱油瓶子，来到大门外喊住了歪嘴。

“两毛钱的酱油，一毛钱的醋。”说着连瓶子带钱一起递向歪嘴。

歪嘴停下了吆喝，从三轮车的座位上下来，接过空瓶子和钱。打开一个坛子，酱油的鲜香味冒了上来。拿油镏子往瓶嘴上一插，一个茶杯大小的油斗探进酱油坛子，提上来满满一小斗，手一歪，酱油顺着油镏子灌进了酱油瓶子。村里的酱油瓶子多是白酒瓶子，喝完了酒，刷一刷，洗一洗，清水再泡一泡，没了酒精的味道，拿来装酱油或醋正合适。打了酱油再打醋，各一斗。酱油两毛一斗，醋是一毛一斗。一斗灌下去，500毫升的酒瓶子装了大半，足够一家人吃上一阵子了。

记得第一次见到歪嘴，有点震惊他的外形。歪嘴的嘴确实是歪的，不光嘴歪，背还是驼的。本就不高的个头再背上一个罗锅，更加显得矮小了，拿尺子量一量，估计也就一米二的身高。这样的身高骑车够到脚蹬都费劲，歪嘴的三轮车座子被调得不能再低了。即便这样，他骑车还得拿脚尖点脚蹬，另一只脚的脚尖再一勾，这一圈才能转下来。

歪嘴是邻村的，姓杜，至于他的名字倒是没几个人记得。不管大人、小孩都喊他歪嘴，歪嘴都应声，也不见他生气。

歪嘴每次来得都很是时候，家里的酱油瓶子要么见底了，要么已经在一两天前用光了。有人说，歪嘴很有做生意的头脑，很会踩点，不跑空。他每次来，三轮车上就装两个坛子，一个酱油坛子，一个醋坛子。在村里转上那么一圈，全部卖精光，从没有剩下过。还有那么几家没吃上歪嘴醋的，就跟他说让他多带一坛子。歪嘴不说带，也不说不带，只是说，下次再来先从这头过去，保你吃上这口醋。

歪嘴来的次数多了，和村里人相熟了，村里人也不拿他见外。有些人和歪嘴开玩笑，“你这嘴是咋歪的，不会是被自己的醋酸歪的吧！”

“你算说对了，就是酸歪的，我这醋就叫酸歪歪！”歪嘴搭着话。

“那你这罗锅怎么解释？”

“生活压力如山大，不压成罗锅都怪了！”

有人觉得歪嘴这人蛮有意思。嘴歪，但口才一点不差，脑子也够用，关键是人够乐观，生活的苦从不写在脸上。自己的生理缺陷被人拿来开玩笑，也不见他生气。反倒是那些跟他开玩笑的人，经人提醒后，也不再拿他的歪嘴和罗锅来耍笑。

一辆脚蹬三轮车、一个醋坛子、一个酱油坛子，这三样家什撑起了歪嘴一家人的生活。别人家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添了新家电，盖起了两层小楼。歪嘴家也一样没少。

前几年，歪嘴的坐骑换成了电三轮，可醋坛子还是那个醋坛子，酱油坛子也还是那个酱油坛子，味道没变。